

二度梅

曹明堂主人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4

责任编辑：吕 观 仁
封面设计：安 振 家

二 度 梅

Er dumei

惜阴堂主人 著

沈华 荆玉 整理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14/16 插页 2

字数：150,000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6,802

统一书号：10093·818 定价：2.05元

ISBN 7-207-00264-5/I·41

目 录

第 一 回	老忠良衙斋自叹 圣天子钦召梅公	1
第 二 回	闻王命忠臣训子 为升迁诰命劝夫	6
第 三 回	众黎民哭留青天 贤县主慰劳赤子	13
第 四 回	梅公路途逢头接 见奢华规戒来人	20
第 五 回	谒东阁险遭不测 拜都院误触良朋	25
第 六 回	天子命朝臣庆寿 卢杞着黄嵩陪宾	31
第 七 回	奸臣暗施巧计 忠良反受行刑	37
第 八 回	传假旨捉拿全家 透真情放脱母子	44
第 九 回	假钦差唬诈财宝 陈府尹受惊嘱托	50
第 十 回	梅公子仪征投岳父 侯知县罪加假东床	57

第十一回	哭穷途公子捐生 救颠危禅僧仗义	61
第十二回	扮书童暂时服役 识年伯暗里悲伤	66
第十三回	赏梅花陡思同年 降风雨忽想云游	70
第十四回	拜求神圣因留父 上天垂象念孤儿	75
第十五回	梅开二度乃千古佳话 花园联诗实万载奇逢	82
第十六回	眼识英贤怜友念故交 心结丝萝惜旧遭奸变	90
第十七回	选美女百姓惊惶 认兄妹家庭痛哭	97
第十八回	赶程途民夫忿恨 到重台兄妹沾襟	103
第十九回	雁门关夫妻哭别 苏武庙主仆叹忠	110
第二十回	落雁崖烈女殉节 众鞑靼剑唬佳人	117
第二十一回	昭君显圣送贞节 云英降香逢杏元	124
第二十二回	陈公夫妇下天牢 良玉春生遭路劫	129

第二十三回	撞巡更梅生改姓 遇门生冯公荐友	135
第二十四回	路旁无奈春生投水 渔人有缘玉姐联姻	142
第二十五回	江公子爱色抢玉姐 众渔人动气骂江魁	149
第二十六回	陈春生当街喊状 邱军门勘问奸雄	156
第二十七回	渔婆被唬吐出真消息 军门怜才收留羨东床	163
第二十八回	梅夫人后堂认侄 陈春生讲述前情	170
第二十九回	周渔婆母女得富贵 穆相公邹府送家书	174
第三十回	见物思人良玉悲泣 窥破机关春香窃钗	181
第三十一回	重台赠钗忽睹得病 无奈只得吐露衷肠	187
第三十二回	良玉杏元喜重逢 邹府合家排贺宴	193
第三十三回	昭君送杏元联姻 邹公回府知根由	199
第三十四回	穆荣会试入黄门 春生赴考上长安	204

第三十五回	黄嵩相府设计	210
	春生席间抗婚	
第三十六回	新榜眼逃官被捉	216
	众举子群情激愤	
第三十七回	众举子午门殴奸	222
	两奸臣受刑实供	
第三十八回	卢杞黄嵩双伏诛	228
	梅陈两家俱受封	
第三十九回	微服私访斩侯鸾	234
	建坊立碑祭先祖	
第四十回	赐完婚洞房花烛	241
	大加封赠庆团圆	

第一回 老忠良衙斋自叹 圣天子钦召梅公

词云：

离了朝官位儿，跳出是非窝儿，清闲老人家心儿，消磨了豪杰性儿；寻一块无人地儿，做几间矮矮房儿，打几扇窗儿，栽几株树儿；见山上有草牧羊儿，池塘有水养鱼儿；到春来赏花儿，到夏来乘凉儿，到秋来观菊儿，到冬来踏雪儿，一年四季收些五谷杂粮儿；做几坛酒儿，杀一只鸡儿，烹几味鱼儿，请几位知心的老儿，猜拳行令儿，讴歌唱曲儿，直吃到三更斜月儿；怀中抱子儿，脚旁睡妻儿，这才是无忧无虑快活逍遥一个老头儿。

诗曰：

自古高风生大儒，忠君爱国费踌躇。
身至谏垣心辅政，岂知天意不能除。
奸臣反是君心腹，忠良颈血溅当衢。
文明昌盛消群党，方显男儿是丈夫。

话说这部奇书，出在大唐肃宗年间，江南常州府，有一清廉正直之臣，这位老爷姓梅名魁字伯高，夫人邱氏所生只得一位公子，讳璧，字良玉。自幼与侯鸾结亲，因各为官出任，故而未娶。单言梅公，乃科甲出身，初任特授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荣任十余载，为官清正，只吃民间一杯水，不要百姓半文钱。常闻起用卢杞为相，信用奸邪，俱出银钱宝玩，结交权党，都是剥削小民，席卷地皮之辈。但逢如意，就升转得快，不上几年可任至极品。一切清廉正直之臣，纵不能升迁，他还要寻出事来拿问他，可怜把那些忠良，贬的贬，杀的杀，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这梅公幸喜他还有故交、同年，有几个在朝做到大位，故此才做得这几年官，若不是同年之力，不知怎么结局。你说这几位同年是谁？一个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姓陈，名昌，字东初。官居吏部尚书；一个是淮安府山阳县人氏姓冯，名乐天，字度修。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个是河南开封府考城县人氏，姓党，名进，字懋修，官居翰林院大学士；一个是山东兖州府济县人氏，姓卢，名福齐，字尔修，官居詹事府正詹事。这几位老爷都是梅公的年兄，刎颈之交，故在京中照应，是以卢杞不能下手害他。平日梅公无事，常对夫人说道，这几人登科发甲，与皇家出力，为官必须决除逢迎上司，爱惜黎民，报皇家知遇之恩，若逢迎上司谋干迁擢者，必要金银珠宝古玩好物，才能高升。你想若要如此进献权党，至少也得千万金方能充裕。我想一个读书之人，十年寒窗，磨穿铁砚，那有如此财宝？要进献当道，必须剥削小民脂膏都为己有，才得荣升捷径。果然下民易虐，只怕上天难欺。我

这顶纱帽，也是十年苦得来的，又蒙皇上天恩，祖宗福庇，在此化民以正人伦之事，岂能效那贪官掌珠宝去馈送上司并那当道的权贵？我乃赖天之福，在此为官。做一日官，治一日民，尽一日忠。恐不做官时回家同老妻儿子守着几亩薄户，乐于林下，也是人生在世一场。要我梅魁结交上司，馈送权党，打干升迁，断不做没天理丧良心的事，且由天安命而已。

忽一日没事，梅公与夫人闲坐，谈道：“光阴似箭，不觉在此任所已有十多年了。朝日并不闲暇，喜得无事，后日又是夫人的寿诞，我想备两碗肴菜与夫人上寿。”夫人道：“老爷，年年上寿，难为你了。”于是梅公即吩咐院子传将出去，叫值日买办买菜。院子答应道：“晓得。”即将买菜单子交与买办。不多时，买办将菜送进宅门上。你道是些什么东西？原来是两把菠菜，八块豆腐，斤半猪肉，两斤水酒。家人送至厨房备办不题。再说梅公叫家人请公子与夫人上寿，公子听得即起身来整顿衣巾，叫书童锁了书房门，一路走向内堂，只见老爷与夫人对坐谈心。公子说道：“爹爹、母亲在上，孩儿拜揖。”梅公与夫人笑着说道：“我儿坐了。”梅公道：“今日衙内无事，后日又是你母亲寿诞，叫你来把盏上寿。”公子道：“孩儿知道。”不多一会，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两碗猪肉，两碗菠菜豆腐，三双杯筷。安了座位，梅公与夫人上座，公子旁座。梅公与夫人说道：“你我也算晚景有靠。此酒席虽不丰美，但孩儿礼节不差，后来必有大用。自古道：‘为师夸徒必不是好师，为父夸子必不是好父。’只是我为父的不是那不成才之父，你为子的胸中之才这

一向不曾与你讲读，你把昨日所习的经艺细呈一遍与为父的看看。”夫人对梅公笑道：“孩儿读书原以功名为念。一朝脱白挂绿，接你一脉书香，还有什么讲究。”梅公道：“你乃妇人家见识，那知世间道理。圣人云：‘正则守经，乱则从权。’如今圣上被奸臣卢杞蒙混，总不能进朝见驾；倘若升金阶面奏，除奸保忠，将卢杞一党奸贼启奏龙颜。若圣上准奏，将卢杞一党斩尽杀绝；若不准奏，下官必定遭其害，即将斩首市曹，我亦含笑于九泉，纵死亦瞑目。留得一个好名传于后世。一者也不负皇恩忠心未报，二则捐身于盛世，千载难逢。那时我梅魁亦能见祖宗，方称我志气也。下官说孩儿，无非看他心迹如何。倘若名登金榜，那一班狐群狗党，横行于朝中，恐此子效尤于那不成才结交权党、势压班僚、丧名失节的事，岂不辱我一门清白！且辱祖先，被人唾骂，读几行诗书到不如隐姓埋名，乐守田园，以为正理。”夫人道：“老爷教训孩儿甚是有理。”夫妻又闲谈了些家常之话，渐渐日色西沉，席散各归寝室不题。

却说第三日，梅公洗脸已毕，正要打点坐堂理事，忽听得宅门上打梆禀事。不多一会，只见管侧门家人禀道：“外面有报子二名，说老爷奉旨内升，要求见领赏。”梅公沉吟，叫他带进来。家人回转，即带进那二名，手执报单，跪在丹墀，磕头禀道：“小的们是吏部衙门报路报子，报老爷高升极品。”梅公闻言，哈哈大笑：“你们起来，有话问你。只是我老爷虽是科甲，在此做了十数年贫官，恰是穷身，从不爱民财，又不徇那绅衿情面，并没人在京谋干升迁，亦没得珠宝上司打点，因何报我升迁，莫非你等报差了？我想并

没有此事。”报子复又跪下禀道：“小的们怎敢错报！现有皇上圣谕在此，请老爷观阅。不知是那一位老爷保举此事，皇上天恩，特升老爷吏部给事。”梅公看了上谕，见上面写道：

朕谕：吏部陈日升知悉：卿可行文与梅魁等十三员知道，朕念尔等久历外任，治民有方，居官清勤，下属应升之员，作速来京可也。因朕前见梅魁有忠烈之志气，着升吏部都给事。余者升用可也。特谕。

梅公看完上谕，又把报单一看：“尔等外面侍候，自然有赏。”入至后堂，夫人笑说道：“恭喜老爷高升！”公子也来作揖道：“恭喜爹爹内升！”梅公道：“哎，夫人，这也是命该如此，故有此上谕。”夫人、公子大惊，道：“老爷高升，赖祖宗福庇，故才有这机遇，圣上才想着老爷；怎么说命里该当？如此这话，是怎么说起？”不知梅公说出甚样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闻王命忠臣训子 为升迁诰命劝夫

词云：

不喜皇都帝畿，只爱山野村居。说什么绣户珠帏，
怎比俺茅舍竹篱；说什么四马驾车，怎比俺藤床竹椅；
说什么玉佩金鞍，怎比俺麻鞋草履；说什么爱妾美姬，
怎比俺稚子山妻；说什么珍馐百味，怎比俺麦饭黄齏？
兴来时下着棋，闷来时做首诗，画的是海棠花蕊，爱的是
红莲出水，蓦回头菊绽东篱，又不觉寒梅雪里。不管是
和非，见村童跨牛回，绿柳影里游人戏，红杏村中飘
酒旗。一任你争名夺利求富贵，怎比俺水秀山青隐士
居。

诗曰：

忙忙碌碌治黎民，忽闻朝命召登程。
抛妻撇子心耿直，犹将身首报君恩。

话说梅公道：“你们那里晓得内中之事？且打发报子去

了，回来再与你们讲。”梅公走进卧房，将份金称这几两，又称了三星，将红纸包好拿在手中，走到前厅分付把报子传来。家人答应，即便把报子传进来。梅公道：“我却是一个穷官，有劳你二人远来报我，这是俸金银四两，送与你二人做喜之礼，只是轻微得紧；这是三星，为你二人一饭之需。”报子跪下禀道：“小的怎敢领老爷之赏，只是老爷有好亲眷写几十家与小的报报，即如领老爷的赏一样。”梅公道：“我一个寒儒，怎么有好亲眷？纵有几家亲眷，都是守田园乐山水的乡农，怎好劳你去报，还是不去报的却好。”报子见梅公正直，不敢多言，只得磕头谢了赏。比时出了宅门，去报别家不题。

梅公回到后堂，分付：“备酒仍做昨日一样，不要过费。”家人答应：“晓得。”梅公对夫人说道：“我与你母子二人今日分别，不知可有相会日子否？”夫人道：“老爷这话怎么讲起，进京少不得我与孩儿同你一路而行，那有分别之理？”

梅公道：“你与孩儿不可随我进京，可收拾回转常州。一来你母子也归故土，二来家中还有几亩田地足可供你二人薪水之费。你若随我进京则不可，我一进京到任之后，就要启奏卢杞、黄嵩这一班奸贼，那时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恨不得咬他的肉、粉骨碎尸方泄我之恨。今蒙圣上擢用之恩，敢不尽忠于国！我眼中岂容得这一班狐群？我就将此性命拼了有何衔怨！倘若我刑斩之后，你母子在京中，卢杞那贼怎肯放你们，他必要斩草除根，可不绝了我梅门之后？你们在常州，一闻有什么吉凶，还可改名换姓以躲避，待孩儿日后可

以立身于廊庙，那时见机而行，暗约众年伯叔一同参奏，岂不是个长远之见？即不能出任皇家，亦可以耕种田园，存身于后世，必要随我进京做什么？”夫人道：“我母子们不到京中也罢，只是你在京都任所，何人服事？况老爷年迈，冷暖饥寒谁人照应？”梅公道：“只此一言，足感夫人盛情。我一到京城，必与奸贼见个高低。若是圣上准了我的本章，削除奸党，那时再着人来接夫人同孩儿到我任所不迟。”

正在说话之间，那宅门上的家人禀道：“合城众乡绅来恭喜老爷高升，都在迎宾馆，老爷是会还是不会？”梅公道：“平日我从不会客，今日他们既来，我也要会他们一会。”家人答应：“是！”正要走出，梅公道：“且住，与我吩咐礼房，填写官衔帖子，备办伺候拜谢。再吩咐简房，凡有一应送礼之人，一概拿我的名帖璧谢，不要来回。另日拜谢。”家人即便分付书役，不必交代。于是梅公穿了补服，把宅门一开，来到迎宾馆。只见那些乡绅也是穿的补服，一齐上前迎接，说道：“恭喜老爷得台垣之权，真乃国家禔祥之兆也。”梅公谦逊了一会，于是各分宾主坐下，众乡绅道：“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实旷世之幸也，也闻老父母都谏之迁，又出自上意，将来必至三公之位。治弟等子侄，他日必出于门下矣。”梅公道：“岂敢！只是弟在此为官，却没有徇情等弊，至于内转，蒙天子之恩，为臣子岂不忠心削除朝中奸党！弟蒙诸位先生奖谕，真愧耳。”不题梅公与乡绅叙话。

再说夫人着家人收拾行李细软等物，便与公子说道：“我儿，你父亲执意要与皇家削除奸党，只是灭门之祸不

远。”公子道：“母亲所虑正是。但爹爹并不以生死为念，只要做一代名臣，故尔捐躯为国，也是人臣之大道也。”

正说之时，梅公送乡绅去了，回转宅门，脱了补服，见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便暗暗点头道：“世人无非名利攸关，故此一世奔劳。”只见夫人、公子在内室讲叙苦言，梅公便走进内堂，说道：“夫人，你与孩儿低言悄语，说的是甚么事？”夫人道：“我与孩儿在此想老爷进京之事。孩儿说道，这也是人臣之大道也。”

梅公看了看夫人，又相了一相公子，把手拈着一部长须，便哈哈大笑道：“好，好一个人臣之大道！夫人，我孩儿将来竟有下官之风，非是那不肖之辈。只此一言，足见他的收原结果了。下官今日即颈血溅地，也没身后之虑了。”

梅公便携了夫人之手，又叫公子道：“我儿也进来同到内室。”梅公叫丫环把箱柜、拜匣、扶手一概取来，亲自用锁匙一一开了箱笼等件，与夫人公子一同检点。只见其中有衣衫、裙袄、官衣、圆领数件，以下的不过是些布衣服，别无他物。又把拜匣开了，内中只有俸金三百两，并无金珠玉器。梅公将俸银五十两，余下的并箱笼等物总交与夫人，便说道：“下官做了十数年官，只此而已。你与孩儿即便收拾动身回常州。我已吩咐备下船只伺候，准于明日开行。”

梅公话毕，又叫执事人等进来，吩咐道：“明日送夫人公子回乡，后日拜辞上司各位大老爷与合城乡绅，只候署印老爷一到，我交盘了，即便起行。尔等速备小轿一乘，驴子两匹，供我路上长行足矣。”书吏出外备办不题。

且说这梅老爷又传众衙役并三班六房书吏人等，齐到后

堂问话。于是，众人齐到后堂参见梅公，分班站立两旁。梅公见合衙门人等一个不少，便开言道：“尔等俱是我署中书吏役人等么？”众人一齐跪下禀道：“是！”梅公道：“本县奉命进京，尔等心中以为何如？”众人道：“老爷荣任高升，真乃加官进爵，衣紫腰金之先兆也。”梅公道：“我在此做了十数年官，却也没甚难为尔等。只是弊窦却也清除。本县去后，各宜遵守条约，不得仍蹈前辙，有碍于本官之职守，即不忠也。本官即有玷于官箴，尔等岂能逃于法网之外？必带累于父母，即不孝也。自古道：忠君孝亲，此乃人一世之名节也。尔等自后以忠孝存心，自有上天照察，远报儿孙，近则尔等身享福寿康宁，乃久远之庆矣。”众人道：“小的们谨领老爷的明训。”磕个头起来辞出。

梅公转身欲向后堂去，只见宅门上禀道：“有各位上司大老爷差人来恭喜老爷，还有书字面投。”梅公道：“外面有多少人？”家人道：“是合省以及同寅诸位老爷的家人，俱在外面伺候，要见老爷，有书投禀。因见老爷吩咐众衙役，故尔不敢进来。”梅公道：“你与我回复各位老爷的管家，说书信不消看得，叫他们回去多多拜上他的主人，说我改日拜谢辞行。再者我到京中之后，少不得忠则忠，奸则奸，都自然呈上皇帝之前，听自上意罢了，要书信做什么？”家人答应，出外面照梅公吩咐之话，向那些管家说了，各人满脸羞愧，即拱手而散。列位，你说这些合省邻郡各位上司，为何先着家人来恭喜梅公，这是什么意思？无非见皇上亲点内升，不知怎么样恩宠。那来的书信，无非是要梅公在京替他们照应。是这个原故，所以梅公早已看破，俱一概回

绝，也不等那些家人面见他，自然回转一一告禀他的本官。那些上司，也少不得担些鬼胎在心中，免不得又要写信到京，与那些奸贼座师。此是后话不题。

且说梅公开发那些上司的家人去了，便带着笑说道：“如今世上真真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自叹进内室，见夫人与公子俱各收拾停当。夫人见梅公，便问道：“老爷方才与何人说话？”梅公道：“下官方才传衙役教训一番，正要后堂与夫人饯行，不意那些没廉耻的上司，俱着家人来恭喜，又拿些书信来托下官。你想我平日要去见他们，可轻易容一见？我方才笑的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没权之故耳。”夫人道：“老爷便怎么样了？”梅公道：“他们的书信，便原封带回，一概改日拜谢。夫人，你说好笑不好笑？”

夫妻正说话之间，家人禀道：“酒已备齐。”梅公吩咐请公子饮酒。三人入席，梅公便向夫人说：“你母子回乡自立门户，勤耕苦读，且勿以我在京为远，日日教训孩儿不可游荡，以致有那些不时的书帖等件入在那乡府州县各衙门之中。你知我平日谨慎，况且我年登五十，居官多年，未有片纸只字字迹出入公庭，汝等回家不可坏我的名声。”

夫人道：“这个自然，遵老爷的教。只是老爷在京做官也要见机而行。凡事可忍则忍，不可以性傲居心，自古道：三思而行，再斯可矣，方不愧男子之大统。至于卢、黄等辈，只可推三分呆处，不可傲性要紧，望老爷察之。”

梅公听得此言，不觉颜眉布竖，拍席叫道：“夫人你说那里话来！我恨不得即刻到京把这一党的奸贼，亲手碎戮其尸，食其肉而寝其皮。怎么还要三思而后行？我常与夫人说